



# 高士遊



沈曾植  
 吳昌碩  
 康有為  
 鄭孝胥  
 于右任  
 馬一浮  
 謝無量  
 李叔同  
 徐生翁  
 齊白石  
 沈尹默  
 郭沫若  
 高二適  
 胡小石  
 吳玉如  
 王蘧常  
 林散之  
 沙孟海  
 陸維釗  
 臺靜農



二十世紀書法經典

高二適

二十世紀書法經典

編輯委員會

主任

張志欣 周聖英

編委

周聖英 張志欣

王亞民 黃尚立

張積均 張貽珍

姚沙沙 李冀生

張福堂 潘海鷗

黎國泰 張子康

高二適卷

本卷主編

尹樹人

出版發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社址 石家莊市城鄉街四十四號  
廣東教育出版社 社址 廣州市環市東路水蔭路十一號

總策劃

王亞民 黃尚立 張子康

責任編輯

黎國泰 張貽珍 張福堂 潘海鷗 張子康

書籍裝幀

呂敬人

作品主要收藏單位

江蘇省博物館等

作品拍攝

張永生等

印制

深圳當納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制版

深圳興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開本

787×1092 1/8 20印張

出版印刷日期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434-2725-7/J·35

定價：248.00元

馬道



秋

乃

『吾書凡章草一字，必求合隸之變；凡釋正一字，亦必求合於草之形體，其草之本於古文者同，如正書不能與章草通者，即以漢隸字爲釋正，或則就隸書省之變原體以名之，而草之由隸省變，雖其筆畫減簡，則仍皆釋以原字焉。』

# 出版前言

王亞民

漢字的歷史至今有五千年之久了，這一事實近一個世紀以來不斷為考古發掘得到的資料所確證。將書寫漢字活動作為文人們的精神寄托，並認為書寫成的作品是個人心靈的象徵這樣一種藝術活動，出現在中國文化之中也已經有兩千年的時間了。人們弘論書家，縱談書藝，言必稱魏晉『鍾、王』，盛唐『虞、歐、顏、柳』，宋元『蘇、黃、米、蔡』及趙孟頫，明代董其昌，清時鄭燮、石濤，而對清末民初，或者說對生活在廿世紀的諸多杰出書家知之不多，遑論對他們的藝術成就的理解和感知了。

那麼，對廿世紀書法成就如何理解和感知並應該給予什麼樣的評價呢？對這個問題應該把它放置在中國書法史的大氛圍中，纔能得以闡釋和圓滿的解決。早在五千年前，山東大汶口仰韶文化彩陶器上，已有毛筆所作繪畫圖案，與此同時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陶文，刻畫了象形意義明顯的圖畫文字，漢字書法由此萌芽。自此到秦統一文字，其間歷經夏、商、周、春秋、戰國，漢字也歷經不斷創造的初級階段，定型化、行款化的甲骨階段，成熟的鐘鼎大篆階段，形體異同的春秋戰國階段，最終統一而為小篆、古隸。到了漢代，小篆仍在應用，但隸書



已經成熟，并占主流，同時行、草、楷等書體也應運而行，及至魏晉兩代二百年間書法名家輩出，諸體咸備，俱臻完美。三個承前啟後、成就非凡的大書法革新家鍾繇、王羲之、王獻之卓然命世，從而揭開了書法史上輝煌壯麗的一頁，樹立了真、行、草、美的典範，此後歷朝歷代莫不宗法『鍾、王』、『二王』。唐代帝王尤好書法，太宗獨鍾王羲之，以金帛購之書迹，并身體力行，在教育、取士、官制上把書藝列為其一，唐代書學之盛，實亘古未有。宋時帖學大行，元代宗唐宗晉，明朝由宋元上追晉唐，清嘉慶、道光以前，尊王從帖，學董其昌、趙子昂之風愈熾。誠然，自『鍾王』或『二王』之後的歷代，均產生了燦如群星的大書家，如唐之李邕、張旭、顏真卿、懷素、柳公權，如宋之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四大家，如元之趙孟頫，如明之董其昌，如清嘉道以前之傅山、石濤、鄭燮等，他們在魏晉書法的高峰上，另闢蹊徑，別開生面，分別創造了獨特的藝術語言，并充分展示了各自所處的時代精神和對生命藝術的體驗，成為一代宗師，為後來效法。但是用歷史的眼光掃視書壇，唐學魏晉，在魏晉書藝這座高峰，拓寬了氣勢，並成為鼎盛的一代；宋以突出『二王』書的《大觀法帖》、《淳化閣帖》作為帖學的基石，而元，而明，而清嘉、道以前八百年書壇都被籠罩在帖學的帷幔裏，所傳諸帖，魚魯豕亥，翻刻失真，雖稱羲、獻，却面目全非，離真正的魏晉書法越發遙遠。帖學成為干祿取士的敲門磚，科舉以烏、方、光和規整劃一為標準，使得帖學演化成了清季的館閣體，并就此斷送了前途。如果從更深的文化層次探討，帖學之所以

至清式微，關鍵的它是在一種封閉的體系中進行。封閉的體系雖然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有所突破和發展，但這種體系不注入新的活力，最終是沒有生命力而會窒息死去的。宋初書家以『二王』法書為楷模，而後歷代書家也都取法『二王』，再參研以前輩書家（前輩書家莫不是『二王』後裔），近親繁殖，種族的退化也在所必然，宋元明清（中期以前）書法一代比一代纖弱，一代比一代媚艷，一代比一代拘謹，一代比一代造作也就毫不為怪了。

書法藝術與其他藝術一樣，當它發展到毫無變化、沒有生氣的時候，物極必反，必然會被輸入新的血液，或被新的藝術所代替。十八世紀以後，書法藝術就是如此，當它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書家纔把眼光透過盛唐、魏晉，投向秦漢乃至三代的古文字，以書法藝術的造型原則去開掘古文字中的藝術意蘊加以重新創造，從而打開了清末民初碑學書法的新天地。碑學的興起，與藝術的發展規律密不可分，尚有三種因素不容忽視。首先，雍正、乾隆之世，大興文字獄，文人學士對國事稍有微詞，即會召來牢獄之災和殺身之禍，致使群儒結舌，許多人轉而臻力於金石考據之學，金石考據學的淵博知識使書家對古代的歷史及古文字有了更深切的了解，這樣為碑學的崛起奠定了學識基礎；其次，適逢其時，西學東漸，尤其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及科學精神已大量傳入，書學領域有意無意受其影響，潛在的疑古、反叛傾向很明顯，對歷代尊為『書聖』的王羲之藝術成就敢於超越，不再以『二王』的是非

為是非，為碑學興盛提供了思想基礎；再次，歷史好像作出精心安排，在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連續發生了幾個重大的文物出土事件：甲骨文的被發現是一八八九年；西北漢簡的被發現是一八九九年；敦煌寫經的被發現，也是在其後的一年即一九〇〇年。它們的發現分別展現出三個從未有過的、但又堪稱是古文化傳統的書法模式，清末民初書家借考古發掘之利，忽然發現了在金文之上還有一片未經開墾的書法新領域。所以嘉、道之後，尤其清末民初，碑學入繼大統，此期書家由唐碑上溯六朝碑版，以至三代、秦、漢、魏晉各種金石文字，秦漢刻石、六朝墓誌、殘磚剩瓦、片石只字以至新發現之甲骨文、西北漢簡、敦煌寫經無不潛心揣摩，博采衆長，參以己意，開拓了繼魏晉以來書法陽剛之美的新氣象。辛亥革命後故宮得以開放，私人內府珍藏的書迹名品公開陳列，使當時書家又大開眼界，見前人所未見，知前人所未知，學風丕變，並出現了由尊碑抑帖走向南帖北碑自然融合，篆、隸、行、草、楷并用的新趨勢，形成了書法史上衆星燦爛的偉大變革時代。生當斯時的沈曾植、吳昌碩、康有為、于右任、弘一法師、馬一浮、徐生翁、謝無量、林散之、沙孟海等最為代表，他們或魄力雄強、氣象渾穆，或怒猊挾石、渴驥奔泉，或筆法跳越、點畫峻厚，或險勁秀拔、鷹隼摩空，或筆携風濤、天真爛漫，或清癯雅脫、古淡絕倫，或意態奇逸、精神馳飛，或樸素簡潔、稚拙赤嫩，以獨特的藝術風格和整體的時代特徵，構成並演繹了書壇藝術上壯麗輝煌的一章，他們和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書法名家相頡頏，且毫不遜色。



時至今日，歷史上書家名作梓印於世其數量之多可謂汗牛充棟，然而第二次書法高峰也即碑學崛起以後由帖入碑，由碑從帖，碑帖結合，渾然一體的廿世紀書法成就却很少有人去總結出版以廣傳世間，沈曾植等諸多書法大家的作品散落在各地博物館、紀念館及私人收藏者手中，塵封烟襲，難見天日。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我們動用巨資，抽調骨干，遍踏各地，頂烈日，冒嚴寒，披星戴月，廣泛搜集，辨析真偽，爬羅剔抉，摒除贗劣，歷時三寒暑，這套彙衍大觀的廿世紀書法墨寶終於編輯成帙、工程告竣了。值此槧刊問世之時，特作如下編輯說明：

一、這套墨寶以書法大師、名家為經，以其代表作為緯，力求全面反映廿世紀書法發展的全貌和邨高水準；

又，凡清季出生，但必須在廿世紀從事過主要書法創作的書家，方可入選成冊；

又，凡人選書家，大多乃碑學崛起後由帖入碑，由碑從帖，碑帖融合的書法革新者，但以『二王』為宗的帖學代表沈尹默也卓成大家，榜上有名；得之無意、一派天機的齊白石首次以書家名分亮相，在書法經典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又，凡每冊專集，均反映了書家一生的創作實踐，體現其創作風貌和藝術造詣。所收作品以原作為底本，但少數原作佚散者，以最早的版本或最好的版本為底本，并慮及資料價值，編輯時未作任何改動；

又，凡每冊專集，黑白作品百幅左右，彩色作品十幅左右，常用章一

頁；

又，凡每冊專集，均有序言、書家簡歷（作者年表）和頗有分量的評論文章。為便於理解原作，還附有釋文，原作錯誤之處，釋文括號內標出正確寫法；

又，凡每冊專集，未必件件精品，散落公家和民間當亦不少，因諸種因素，難以完璧，郅為憾事。數年之後，一俟搜集齊整，即着手修訂，再次槧刊行世，以補憾缺；

又，清道人、章太炎、梁啟超、黃賓虹、白蕉等先生，名震書壇，聲播遐邇，因作品流落失散，難成規模，祈望海內外識者，若能將上列諸公作品搜羅成冊惠賜我們，善莫大焉！

這件功在當世、澤被後來的廿世紀書法經典工程終於告竣面世了。值此之際，特向支持這套叢書出版的博物館、紀念館、書家家屬及後裔、民間收藏者致以深忱謝意。

一九九六年六月六日

高二適印







## 序

蘇淵雷

『草聖詩豪世并諳，無慚美譽滿東南。殷勤遠札來千里，浩蕩秋心試共探。古拙差同釵折兩，纖新恍對月初三。斜空雁字何飄逸，展盡長天不礙藍。』

上面所引，是我次和詩人高二適諳字韻《論書》九首之一，屈指算來已是十年前的事了。與二適交逾四十載，自寧而渝，自渝而滬，又自滬而寧，真是『所更非一』，『感慨繫之』。一九七七年三月間，我已退休回籍，遠處浙閩交界的山城平陽，一日忽得二適噩耗，於是輓以三章：

『冰冷東淘子，平生吳野人。詩名雄楚蜀，草聖起嶙峋。肝膽憑誰照，艱屯獨我親。如何音信絕，噩耗及茲辰。』

吳嘉紀號野人，明季愛國詩人，居東淘，即今東臺。

『憶昔吳船共，行吟迹每同。相思夜雨寺，人夢定林鐘。德述高常侍，名追杜水東。顧余栖海曲，目斷幾飛鴻。』

抗戰時與君間關入蜀。巴縣浮圖關有寺名『相思』，亦曰『夜雨寺』，共所游嘯。君名以唐詩人高適自勉，杜茶村詩尤所夙嗜。

杜居金陵有句云：『憑將骨與青山誓，老號詩人杜水東。』

『香宋風非遠，孤桐思不群。稱詩能最子，老我忝為雲。未具生芻薦，偏教雙鳥分。鍾山腸胃繞，斷句不堪聞。』

二適早歲見知於趙香宋（熙）與章孤桐（行嚴），許為能詩。其《金陵寄懷》有云：『誰信鍾山腸胃繞，頻添愁思信為君。』

二適生於一九〇三年，長余五歲。其生平行迹，上引各詩足以盡之。二適少承家學，刻苦自修，復受其鄉先輩戈公振與韓紫石的賞識，為學日益。中歲得師事長沙章行嚴，為忘年交。綜述其生平學術次第，約有數端：

一曰：讀書志學，取法乎上，寧根固柢，深造自得。章老《柳文指要》一書定稿時，即寄詩二適共勉云：『冰冷東淘俊少年，重提退筆邁無前。中山集紀開新樣，火息河東二妙緣。』詩中《中山集紀》云云，蓋指二適所著《劉賓客文集校錄》一書，二適校讀《劉賓客文集》歷二十餘年，章老則對柳河東文研究至深。二適曾說章老此詩，『欲圖與小子適并肩廁入中唐劉柳大師之講壇』。惟其有之，所以似之。其《校錄劉夢得集述》有云：

『中山劉夢得詩筆，在中唐本赫然與昌黎、柳州鼎峙，而隴西李翱習之，并推為當時文章之盟主焉。今韓柳集幾致家弦戶誦，人手一編，而中山以文無害獨沉溺千年而不返。俗儒引繩批根，竟以其文鋒質，置同牢陛，咎責塞於兩儀，致使五行秀氣，為之消阻閉藏，是豈綴學之士一二人之不幸也哉？』

於是『重以武進董氏《影日宋刊劉夢得集》為祖本，輔之以吳興徐氏影紹興八年本，及畿輔王氏、仁和朱氏二叢刻，最終更假常熟稽瑞樓陳氏鈔本及季滄葦、王鳳喈等《明刻中山集鈔殘本》，端校正誤，對而一之。』其用力可謂勤矣。二適自況，亦正在是。

二曰：詩書秀挺，直造精微，語不猶人，言必己出。二適一生以詩為性命。於唐之杜韓劉柳，宋之江西詩派，寢饋以之。往在渝州，前立法院嘗於獨石橋建一亭未名，曾請章行嚴落之。章曰：院中詩人無逾二適者，何不以高亭名之？因有『高亭應比孟亭尊』之句。余繼於報端為文張之，以為韋偃畫松，放筆直幹，二適詩當之無愧。其後章老一則曰：『天下一高吾許汝，家門月旦重如山』；再則曰：『獨石南臺了無別，高亭遙矗古渝州。』皆指此一段公案也。

二適論書，尤具卓識。嘗謂：『吾書隸、楷、章、草當以鍾繇、梁鵠、索靖諸家為師，而行草一準右軍筆法。』又云：『羲、獻今草有別開生面之處，倘用章法求之，定能超唐邁宋。』其《急就章考釋》，尤稱博洽。馬一浮氏譽為：『序論詳瞻精切，誠今日罕見之文字，使讀者瞭然於隸變源流，非賢者用力之久，何以及此？』今此書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手稿影印，一新書法界之耳目焉。蓋二適早歲喜臨《明徵君碑》、《曹娥碑》、《蘭亭序》、《龍藏寺碑》及鍾、王法帖，尤好獻之行草，於唐則深喜太宗、高宗父子及褚、薛諸家；五十後始專攻章草，而盡力於《急就章》考證。嘗言『章草不獨為吾國文字草法之權輿，即論今草正書之體，亦無不由此省變而出』，有慨『章法墜失已有一千六百餘年，若不及今整理，恐遂湮滅。於是廣搜各種《急就章》注校考異本，及古代殘簡碑帖字書，排比辨證，歷時十載，始成定本。』其自作行草，縱橫馳驟，凌厲無前，寢寢乎上追楊凝式、宋克諸人。蓋其力熔章草、今草、狂草於一爐，而達翰逸神飛之境界，并世實鮮敵手，所謂『我茲潑墨滿江南，章今草狂夙所諳』者，其所自許，殆非溢美。

三曰：持論精嚴，援據堅確，尊聞重理，不蔽人己。茲以駁郭老《蘭亭》真假之爭為例，孤證不立，偏難概全，郭文病痛在此。二適駁議一出，余即寄詩壯之：

『公案蘭亭駁豈遲，雄文一出萬人知。黃庭恰好矜初寫，金穀相參別綴詩。自是臨摹存瘦硬，何曾癸丑誤千支。流沙墜簡分明在，波磔蟬聯尚有絲。』

當時發表此文，頗見突兀，一月間兩見報刊，尤為異數。二適書稱某鉅公支持者，至今乃知，實毛主席一言助成。其《再駁議》一文，當時雖受阻未出，要之二適立論，當仁不讓，咄咄逼人，足以杜悠悠者之口矣。不但論書如此，即對平生師事惟謹之章老，尊為長沙公、爨下翁、孤桐老人者，二適亦本『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之教，於其《柳文指要》之出也，不惜臚舉失誤，匯成《糾章